



没有悲伤的城市

The Song of Kahunsha

[加]阿诺什·艾拉尼(Irani Anosh)◎著
李馨萌◎译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觅心中尚未崩塌的地方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就是我们没有悲伤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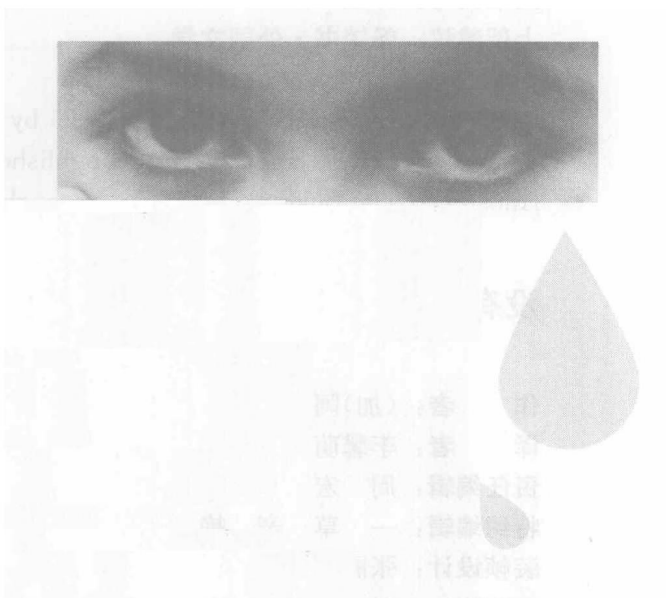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献给我的父母

阿蒂和马鲁克·艾拉尼

The Song of Kahunsha

没有悲伤的城市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悲伤的城市/(加)艾拉尼著;李馨萌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613-4767-6

I. 没… II. ①艾… ②李…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637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出图字 25—2009—103 号

图书代号: SK9N0781

上架建议: 畅销书·外国文学

THE SONG OF KAHUNSHA © 2006 by Irani Anosh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Irani Anosh c/o The Bukowski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没有悲伤的城市

作 者: (加)阿诺什·艾拉尼

译 者: 李馨萌

责任编辑: 周 宏

特约编辑: 一 草 辛 艳

装帧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13-4767-6

定 价: 25.00 元

The Song of Kahunsha

没有悲伤的城市，在祥弟心中叫卡洪莎，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它桃花源，或极乐世界。

它并不遥远，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心的最里端。

我们或许已经遗忘，但一定曾经拥有。

试着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吧：亲人团聚、没有战争，人和人之间充满了关爱，更毋须为生活琐事而烦忧。

它的美好因为现实的沉重和残酷而愈发珍稀，珍稀到我们连回忆都不敢。

生怕轻轻一触就破碎，因为破碎的不只是一个梦，而是我们的童年。

越长大生活越残酷。越长大灵魂越脆弱。

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还有梦吗？

是否还渴望找到你童年心中的家乡？

或许，你该看看这本书。

看一个十岁的孩子，在最无助、最混乱的世道。如何用坚贞和智慧，捍卫那纯真的梦。

而你需要的，只是流泪，以及静静回忆。

全球最佳好书，顶级媒体感动推荐

- 最残酷的世界和最美丽的心灵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本书伟大的基石。

——《时代》

- 这部小说气质上最为接近《追风筝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没有悲伤的城市，象征着友爱、亲情和幸福。这是一段自我寻找和实现的过程。

——《纽约时报》

- 100% 让人震惊和感动。名副其实的世界好书，任何一个渴望善良和美好的人都应该好好看这本书。

——《华盛顿邮报》

- 这部小说让我们认识到在苦难面前，人类所表现出的能量是多么强大和动人。

——《图书馆》

- 小说中，艾拉尼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饱满而丰富的印度下层社会。我们从中看到了种族和种族的冲突，看到了宗教和宗教的矛盾，看到了个人感情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生活和世界，看到了时代的节奏和变迁。

——《太阳报》

- 每年的新书数以万计，但这本书的出现绝对是读书者的福音！

——《苏黎士世界周报》

● 艾拉尼透过一个孩子的视野，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在以上帝的名义互相攻击时，给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造成的长期的、难以愈合的创痛。

——《出版商周刊》

● 《没有悲伤的城市》抨击了多文化社会中的宗教冲突暴行，并希望下一代——像小说主人公祥弟他们这代人，能够远离这些困扰和它所带来的伤害。

——《芝加哥论坛报》

● 在这本书的结尾，那首歌展现出了绝望之下潜藏的强烈希望。这仅存的希望超越了现实，不仅仅让两个不幸的孩子振奋起来，同样为之一振的还有读者。

——《卫报》

● 艾拉尼在他这部充满着毁灭，却又让人很意外地体味到温暖的小说中，揭示了人类社会需要更多的仁慈和关爱。

——《世界报》

● 艾拉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狄更斯文体的情节设计和逼真的对话描写，让《没有悲伤的城市》读起来有种令人心碎的美。

——《法兰克福汇报》

● 《没有悲伤的城市》的曲调是明亮又忧郁的，书中的角色让人觉得如同牙齿般尖利，情节却像小孩子奔跑一样深入人心，令人动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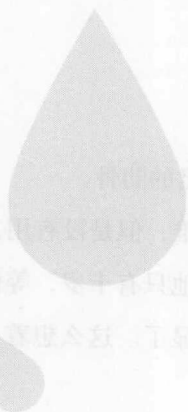
——《加拿大环球邮报》

.....

c o n t e n t s 目录

第一章	悲城·····007
第二章	真相·····021
第三章	逃离·····037
第四章	遇见·····051
第五章	心动·····071
第六章	傻瓜·····097
第七章	聚会·····117
第八章	想飞·····149
第九章	爆炸·····169
第十章	自由·····195
第十一章	报复·····223
第十二章	未来·····241

The Song of Kahunsha



第一章

悲城 *City of Sorrow*

祥弟断定，这样的—个地方得换个名字
叫卡洪莎。对他来说，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没有悲伤的城市”，他相信总有一天
所有的悲伤都会消失，孟买会获得新生，
变成没有悲伤的城市。

祥弟的手触到了自己的肋骨。

他试着把肋骨往回推，但是没有用，它们仍然从白背心里凸了出来。也许这是因为他只有十岁，等他再长大点，身上会有更多肉，肋骨就不这么明显了。这么想着，祥弟从孤儿院的台阶上走了下来。

祥弟光着脚站在院子里，他从来不穿拖鞋，因为他喜欢脚踩着热乎乎的土地的感觉。现在是一月初，离雨季还很远。尽管新的一年开始了，土地还是老样子，表面的裂缝比以前更深了。太阳直射着祥弟的黑头发，他不得不眯起眼睛。

祥弟伸开胳膊，向一面墙走去，在那儿他的世界结束了，而别人的世界开始了。走近那面墙，他听到了城市的声音——远处的汽车喇叭声以及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嗡嗡声。他知道孟买城比这还要喧闹得多，但是这个院子并不靠近大马路。墙外只是一个大市场，妇女们贩卖装在藤编篮子里的鱼和蔬菜，男人们蹲着给人掏耳朵，这样来挣几个卢比。

几只鸽子在墙头站成一排唧唧咕咕，墙头上插着碎玻璃，以防有人翻墙进到院子里来。祥弟心想，为什么会有人费劲潜入院

子？孤儿院里又没什么可偷的。

一声很响的自行车铃声吓得两三只鸽子拍着翅膀飞走了，但是它们很快又重新占据了墙上的位置。墙上的玻璃片看来没有碍着鸽子们，它们知道将脚落在哪里。

祥弟摸着墙上的黑色石头，想着青苔会从上面长出来，他微笑。雨水会使墙上出现生机，但还得几个月他才能深深呼吸着自己喜欢的气味——第一阵雨的气味，来自满怀感激的土地得到了雨水的滋养，是他这一整年所梦想的。

只要孤儿院里能够闻到这样的气味，那就是整座城市最好的孤儿院了。

这十年对祥弟来说是艰难的，他现在开始明白很多事情。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总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现在那些问题似乎都有了答案，可他又害怕自己根本不喜欢那些答案。

他从墙边转过身来，向着一口用灰色水泥砌成的水井走去。

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祥弟想自己究竟长得像妈妈还是爸爸。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妈妈一样，又大又黑。是妈妈还是爸爸把自己扔在这儿的？他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

祥弟一只脚跨上了井栏。

他的周围开放着三角梅，那是他最喜欢的花。粉粉的、红红的，洋溢着爱，祥弟想。如果这些花是人的话，会是世上最美的人。

祥弟的另一只脚也跨上了井栏，高高地站在上面。

孤儿院的窗户开着，他往里面瞧。大部分孩子在一张床上挤作一团，祥弟听见他们在唱“Railgaadi”。女孩们在模仿火车的咣当声，而男孩们在很快地大声喊出市镇的名字——曼达瓦、坎德瓦、赖布尔、斋浦尔、塔勒冈、马勒冈、委勒、绍拉布尔、戈尔哈布尔。祥弟心想，印度有这么地方，可我一个都没去过。

他喜欢站在井栏上那么高的感觉。也许有一天自己会长到那么高，但这还需要很多年。而且就算他长高了，那又怎么样呢？他还是无处可去。总有一天他得离开孤儿院，没人能说再见，他走了也不会有人想他。

祥弟看着井里的水。水很静，他在想是不是要跳进去。他会灌进很多水，只要身体装得下。如果爸爸妈妈回来找他，就会发现他沉睡在井底。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祥弟从井栏上下来了。

他朝着孤儿院快步走去，爬上了通往大堂的三级台阶。在那儿孩子们的胶皮拖鞋在地上整齐地排成一排，发黄、斑驳的墙上，一把黑伞挂在钉子上。

祥弟的脚丫在石头地板上留下了泥迹。他进了卧室，被吉奥蒂瞪了一眼，她正蹲着擦洗地板。她总是因为祥弟不穿拖鞋责骂他。

屋子里摆了二十张铁床，铁床面对面摆成两列，每列十张。

床上铺着薄床垫，盖着白床单，不过没有枕头。因为吉奥蒂在擦洗地板，孩子们都待在床上。大部分人仍然挤在窗边的一张床上，玩着一种叫 Antakshari 的游戏。他们不再唱“Railgaadi”，而正在唱 V 打头的歌曲。

吉奥蒂仍然瞪着祥弟，她把一块厚厚的灰布放进水桶里，桶里有水和洗涤剂。她把布拍在地上。祥弟看着她笑了，吉奥蒂和丈夫拉曼在孤儿院工作了很多年，祥弟知道她不会怎么样自己的。他希望吉奥蒂停下来给他倒杯茶，但是只有在擦完地板后，她才会给孩子们倒茶喝。她今天往头发上抹了发油，屋里弥漫着发油和洗涤剂混合的味道。

祥弟往吉奥蒂的大绿桶里看了一眼，水又黑又脏，他想起了那口井。于是祥弟马上移开视线，朝祈祷室看去。他确信没人会知道他刚才想跳井的事，除了那个站在祈祷室里的人，那人就像个威风凛凛的巨人一样。

祥弟没脸见那个人，他为自己曾经的想法感到羞愧，尤其是那个人比祥弟知道的任何人受的罪都要多得多。

那个人就是耶稣。

即使耶稣的双眼一定在生前看到了大量的残忍，但在他的眼中丝毫都没有体现出来。祥弟最喜欢的是耶稣头上的光环，就像是耶稣发明了电一样。当祥弟看到一个父母健在的孩子开开心心而心生嫉妒时，祥弟想到了耶稣的遭遇，耶稣满怀爱心地来到这

个世界，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流着血，带着诋毁的言辞离开。

而当想到耶稣也曾经是个孩子，后来成了人们的领袖时，祥弟又觉得很受鼓励。可即使对耶稣说话确实使祥弟感到安慰，在他祈求什么的时候，依然会感到不舒服——每天早晨，所有的孩子在祈祷室集合，他们闭上眼睛祈求。祥弟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祈祷，对他来说，真正的祈祷意味着向神传递一种正面的想法，比如谢谢你或者我爱你。那才是祈祷，而你在那里提要求的时候，祈祷室就变成了市场。

他看了看周围，看有没有人在看着他，他不希望祈祷时别人也在。耶稣从来没有回答过祥弟，但是他觉得耶稣被人们那样对待之后，他也许根本就不会再信任人了，因而他接受了耶稣的沉默。

祥弟对耶稣说，从现在起，他会学着承受悲伤，就好比悲伤是多出来的一个脚趾头一样。当他说这些的时候，他知道耶稣会为他自豪。

祥弟觉得累了，想休息一下，但同时他又不希望离开耶稣的视线，于是就躺在石头地板上，把他的想法告诉耶稣：我一定试着开心起来。祥弟知道，比起那些盲人，生病的孩子，甚至身上伤痕累累的流浪狗，他的境遇要强得多了。

祥弟觉得舒服多了。现在他能闭上眼睛，做自己最想做的事了。那是从他一出生就开始的，或者也许是从三岁时开始的，他

要想象他出生的城市——孟买。

祥弟一直在孤儿院里长大，没见识过孟买城。最近，他听到的关于孟买的事情又让他很心烦。管理孤儿院的萨迪克夫人，已经有三个星期不许孩子们踏出孤儿院的大门了。

萨迪克夫人说，在阿约迪亚，一个遥远的地方，印度教徒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现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因为这事在孟买发生了冲突，街道对于孩子们来说也不安全了。

但是祥弟告诉自己，新的一年开始了。

不再有商店被抢劫，不再有出租车被烧毁，不再有人会受伤。如果这些要实实在在发生的话，祥弟必须自己一砖一瓦地重建孟买。

他闭上眼睛，看到了一只红色的皮球。

在祥弟的孟买，孩子们在街上玩板球，击打一个红色的皮球。即使击球手用力过猛，球砸到窗户上把玻璃打碎了，也不会有人生气。几秒钟之后，玻璃就会自动修复，然后游戏重新开始。裁判是一个开烟草店的老头，即使他因为得卖香烟、槟榔和坚果而没法集中精力，他也有本事将比赛一个球一个球地在脑子里重新过一遍。投球手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投球，他往回跑，根本不看球柱，就把球高高地抛上天空。击球手如果有经验的话，就会耐心等着球在一到七分钟的时间内落下来。当球落下来时，它急速旋转着，让每个人都眼花缭乱。

祥弟看到人们在庆祝胡里节，在一天或一周的时间里，人人走上街头，打着朵尔鼓跳着舞，往空中撒彩色的粉末，然后跳进彩色粉末里，身上也变成彩色的。人们最后明白了胡里节的真正意义——如果他们的脸染上了绿色，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孟买就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会轻易地解除烦恼。如果他们胸前染上了红色，就意味着他们会恋爱结婚。人们知道的所有颜色都会像朋友一样来到孟买人身边，人们也会变成它们的样子。

但是祥弟断定，这样的—个地方得换个名字，于是他就起了一个新名字，大声说：“卡洪莎。”对他来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没有悲伤的城市”，他相信总有一天所有的悲伤都会消失，孟买会获得新生，变成没有悲伤的城市。

祥弟醒来的时候，他又振作了起来。

他走进卧室，看到了小普什帕坐在她自己的床上，头靠着墙，正沉重地呼吸着。她有哮喘病。有一天夜里，普什帕叫醒祥弟，说她要死了。没有人要死，祥弟回答，心里却很害怕，因为他也做不了什么。他拍拍普什帕的头，向耶稣祈祷，虽然他觉得在普什帕都要喘不上气的时候，祈祷也没什么意义。过了一会儿，他就只能坐在黑暗中，听着普什帕大口大口抽气的声音。

而这会儿，普什帕正捻着自己的头发，沉浸在幻想中，祥弟很高兴没见她不舒服。

虽然从阳面的祈祷室投射了一点光线进来，卧室仍然很暗。

祥弟看着微光之下的孩子们。从我们的眼睛里，能看出来我们是孤儿，他想。如果很多年以后再看到这些孩子，那时候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但他还是能认出他们来。

祥弟转过身看着邓都。邓都是个怕鬼的孩子，睡觉都睁着一只眼。尽管他是孤儿院里最壮实的孩子，但他还是怕鬼。他相信如果自己睡着了，鬼就会进入到他身体里面，他就会像孤魂一样，被赶出自己的身体过夜。在晚上，邓都总说着一种奇怪的话，他说是从鬼那里学来的。他能听到那些鬼在打架，决定着谁先占有他的身体。每隔一天晚上，没什么事做的时候，孩子们都会看邓都被鬼侵犯的热闹。

凯迟躺在地板上。凯迟和其他孩子长得不一样，他长着绿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因为他来自尼泊尔。祥弟很庆幸凯迟这时候睡着了，因为他总是像把剪刀一样插进别人的谈话。而现在，凯迟安静得像块石头，祥弟从他身上迈了过去。

卧室里的老座钟响了三声，祥弟反应过来他错过了午饭。午饭并没有多少，也就是一碗米饭和一点蔬菜，但至少能填饱肚子。他在想为什么没人去祈祷室叫醒他，尤其是萨迪克夫人。

除了耶稣，萨迪克夫人也许是祥弟唯一能交心的人了，她从祥弟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一直照顾他。但他还不能完全信任萨迪克夫人，他觉得萨迪克夫人在向他隐瞒着什么。这些年来，萨迪克夫人把祥弟抚养大，但有几次她不敢看祥弟的眼睛。祥弟相信

她知道有关自己父母的事情，有一天他要找到真相。

不过祥弟还是很感激萨迪克夫人为自己做的一切。萨迪克夫人教会了所有孩子读和写，而她特别关照祥弟，有一次在其他孩子面前叫他“聪明的孩子”。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来证明他确实很“聪明”，因为他相信色彩的力量。“你们每天都应该离三角梅近一点，”他自豪地说，“这样你们就会像我一样聪明了。”但是孩子们立即大笑起来，就像祥弟疯了一样。从那天起，他决定保守这个秘密。

祥弟穿过通往萨迪克夫人办公室的狭窄走廊，墙上挂着一幅帕西女士的画像。这些年以来，祥弟一直觉得这位女士看上去很严厉，而有一天萨迪克夫人给大家讲了帕西女士的故事后，祥弟改变了看法。这位女士名叫卡玛，孤儿院曾经是她生前的住所，由于她的善心，孩子们现在才有了容身之处。萨迪克夫人告诉孩子们每次经过走廊的时候都要感谢卡玛女士，祥弟并没有每次都照做，因为他有时候要急着去厕所，但他向耶稣提到过卡玛女士：如果你在天堂看到她，请关照她。

祥弟在走廊上看着萨迪克夫人。她坐在一张棕色木桌边，戴着银边眼镜，正在看一封信。在她身后，透过开着的窗户，祥弟看到三角梅在微风中摇摆。他喜欢那些红色花瓣在萨迪克夫人不知不觉中围绕着她的样子，像是在保护她。萨迪克夫人抬起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但她并没有注意到祥弟，她又重新开始看信，一缕阳光照在她的白发上。